



太湖之春

倪少清 著

聊聊而已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聊聊而已

倪少清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聊而已 / 倪少清 著.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3

(太湖之春)

ISBN 978-7-5001-2147-3

I.聊… II.倪… III.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3787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100044

传 真 (010)68357870

电子信箱 book@ctpc. com. cn

网 址 [http://www. ctpc. com. cn](http://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 袁秋伟 唐 麒

封面设计 桑吉芳

印 刷 沈阳铁路局锦州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0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147-3 定 价:150.00 元(共 6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目录

MULU

目

录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8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5		第七章
29		第八章
32		第九章
37		第十章
40		第十一章
47		第十二章
52		第十三章
56		第十四章
61		第十五章
67		第十六章
73		第十七章
79		第十八章

目 录

MULU

84		第十九章
91		第二十章
94		第二十一章
96		第二十二章
102		第二十三章
105		第二十四章
110		第二十五章
114		第二十六章
117		第二十七章
120		第二十八章
125		第二十九章
130		第三十章
134		第三十一章
137		第三十二章
143		第三十三章
148		第三十四章
151		第三十五章
155		第三十六章

聊

聊

而

已

目 录

MULU

目

录

160		第三十七章
164		第三十八章
169		附 录
171		野营放歌
174		要珍惜时间
176		中华门遐想
178		油菜花
180		阿米尔·冲
183		菊花丛中
187		贴春联
191		从“泰伯三让”说开去
195		浅谈公安队伍正规化管理中的亲和性与强制性
201		浅析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206		论法治政府的建设
214		后 记

第一章

无锡东乡，有一山一水，山名芙蓉山，水曰兴塘河。山不高，但在广柔的平原上突兀而起，山上树木茂盛，郁郁葱葱，恰似玉盘子里的一颗明珠；水不深，但在肥沃的田野里蜿蜒而行，水中鱼虾成群，浩浩淼淼，仿佛金盆子中的一条玉带。在山之南，水之东，有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名殷巷，隶属江苏省无锡县东亭乡（现称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1950年农历正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虽然刚推翻旧政府，百废待兴，但社会安宁，人们兴高采烈，意气风发。

我家并不殷实，祖父善良，能干，除了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外，还酿得一手好酒，每年秋后，他都会被槽坊请去干活，春节前回来时就能带回几斗米钱。祖母精明，刁钻，能说会道，祖父怕祖母。父亲兄妹五人，父亲像祖父，叔父像祖母，三个姑妈，其中一个被祖母送了人，听村上人讲，家里并不是养不起，而是祖母故意这样做。祖母偏爱叔父，对虽能干但老实的父亲不喜欢。然而，由于我是长孙，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祖

母受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对我还是喜欢的，加上农村把添孙增丁作为大喜之事，所以，初二出生，初五（俗称三朝）就大摆酒宴，宴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其情乐乐，其景融融。正在客人们推杯换盏、吆五喝六时，来了个化缘和尚，其人天庭饱满，红光满面，右手托个木鱼，左手敲木鱼，高声颂和道喜，他走到我祖母旁边，指着她怀抱中的我说：“这个孩子有些造化，我给他起个名如何？”我祖母连声说：“好！好！”和尚两眼微阖，嘴里念念有词，只听他说道：“天地悠悠，金木水火土，此孩装金缺水，儿时坎坷。填土加水，定有出息，叫少清，取意少卿。”从此倪少清这个大名跟我一生，和尚所说的有点出息日后也得到了印证，此是后话。

打倒蒋家王朝，地主不再欺压百姓，家中又添娇子，父母亲很高兴，把我养得又白又胖。当我满三个月时，一天，邻居邀我父亲到兴塘河里去摸螺蛳，螺蛳肉肥美，有一谜语很形象地赞美它：尖底沙锅平面盖，中间一碗好小菜。我父亲带着木盆随邻居高高兴兴地去了，谁知下河之后，碰上一股急流，连盆带人被冲走了，等到把人救起来，已停止了呼吸。

失去了父亲，我祖母认为我克父，从此不再喜欢我。加上祖母本来就不喜欢父亲，连带也就不喜欢母亲了。我母亲带着我们过日子，孤儿寡母，好不艰难。听我母亲讲，村上有些人就常常欺负我们。我自己也记得，1959年，我都9岁了，人民公社大锅饭停了，田里生产出来的稻谷按规定缴公粮后，剩下的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轮到分给我家的，不是湿的多就是瘪的多，我母亲捏着不如人家的稻谷，眼泪哗哗地淌下来。我站在旁边，攥紧小拳头，咬牙切齿，暗暗下着决心，我一定要奋发图强，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到时候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看。外人欺负我们还可以理解，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家人也欺负孤儿寡母，祖母整天虎着脸，仿佛我们欠了她几十斗大米，指桑骂槐地刻薄我们。有一天傍晚，祖母家的鸡窝里有一只鸡未归，就怀疑是我们偷了她的鸡，蹬着双小脚在屋场上拍手拍脚唾沫乱飞地咒骂，其情其景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但其情其景也是激励我奋发向上的动力，记得上学后学到“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后，更增强了我的向上心。



聊

聊

而

已

第二章

我们殷巷村只有八十多户人家，分东西两段，中间有一条很宽很深的沟。村上有些活动，东西两头各搞各的，互不干扰。这个习惯影响到我们小孩，也是东西两头各玩各的。我在东头，和我一般大小的伙伴有七个，我们从下地走路开始，就在一块玩。两岁时，我们玩皮球、玩荡秋千，到五六岁我们玩打弹子、夺江山。由于我能够出些小点子，领着大家玩得高兴，慢慢地我就成了“头”。譬如夺江山的游戏，这是双方各踞一方，派出各自的先锋或大将对阵，谁先出手拍到对方，被拍到的一方就成为俘虏，抓到胜利方看起来，能把对方的人全抓过来，就为胜利，江山统一。在游戏中，我一般都是担任一方的元帅，总能组织己方取得胜利。譬如我让先锋出阵诱敌，布置他只要诱惑对方，分散他的注意力，布置大将利用夜色隐蔽，看准时机，突然斜插猛冲被我方诱惑的人身边，出手便擒获。

我们小的时候流行玩一种画片儿，我们叫它“洋牌”，那是一种长约5公分，宽约2.5公分比较硬但又不太厚的纸片，正

聊

聊

而

已

面有画画，背面有文字，内容有《西游记》、《宝莲灯》、《水浒传》等图案，一套几十张。要花钱从小摊上买的。我家穷，偶尔有一二分钱，买不到一套，只能买几张。洋牌的基本玩法有三种，一是飘，二是送，三是攒。“飘”的基本动作是：找一个有比较平整的墙壁和地面的场所，参与者两手拿牌高举着将牌靠在墙上，两手食指压住牌的上沿，两手拇指将牌的下边往外扳扳，使它微微翘离墙壁，然后松手而身体迅速后退，牌在下飘中乘人身后退的微风飘离墙壁，飘离愈远的为上者。“送”的基本动作是：选一比较宽广平整的场地，在场一头划一直线，参与者在线外将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手臂由里往外甩出去，送得愈远为上者。上者站在飘或送的牌落地的地方，用牌去压在下家的牌上面，我们叫这为“吃”，压上，也就是吃住了为赢家，吃住的那张牌就归赢家了。“攒”的基本动作是：选一小块平地，参与者一方把自己的洋牌平摊在地上，轮到攒的一人用牌使劲攒，能攒翻人家摊在地上的牌就赢。在飘、送和攒的过程中，有许多技巧，如掌握好自然风的动向，飘的时候速度的快慢，送的时候的姿势，攒的时候的弧度等等，都很有讲究。另外就是牌的质量，如果是用于飘的牌，就要把它整得柔软一点，如果是用于送和攒的牌，就要用蜡烛油将它硬化，这软化和硬化都有点技巧，我软化和硬化的洋牌，再加上飘、送、攒的技巧，一般都能赢人家。为了多赢人家，我还在使用的牌上面做手脚，如用两细铁丝插在洋牌中，以增加牌的重量，增大牌的惯性。我就靠这些赢人家的，每每一段时间下来，我手上能积到几十张，我就以低于小摊上的价格卖给一起玩的伙伴，也能捞到一角二角的。尤其是我自己使用的那张飘或送的牌，他们都愿意出“高价”买，所谓“高价”，也就是

五六分钱，一般我不愿意卖，要特别要好的朋友我才卖给他。

上面说到，村上有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人，其中有一个特别厉害，每次生产队里分东西，他总要克扣一点，我对他恨之入骨。我记得9岁那年，我想了个办法，报复了一下。我是这样实施的，离我家三十多米的一家人家在住房后面种了一大片菜瓜，长势茂盛，那家老头每天一早总要到瓜地拾掇拾掇，但他年老眼花，看不太清楚。我到老欺负我家的人家里悄悄拿了一只旧竹篮，趁老头未到瓜田前一刻，跑到瓜田里摘了七八个瓜装在篮子里，等到老头来到瓜田时，我再故意弯下腰很快地摘瓜，老头大叫：“有人偷瓜！”我连瓜带篮甩在瓜田里后就跑得无影无踪。老头拿到篮子，认出是欺负我家的人家的，就带着儿子找上门去了，吵得不可开交。为此，我暗暗地高兴了半天。



第三章

聊

聊

而

已

物质生活虽然清苦，但我母亲勤劳能干，带着我们过日子。当时，我们国家已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世代单干劳作的农民已被组织起来，开始是互助组，后来是初级社，到1955年，开始组建高级社。我母亲白天和其他妇女一起到田里干活，夯田，平地，播种，收割，样样都干，以挣得工分养家糊口。说到工分，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可能弄不懂是怎么回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当时的互助组，初、高级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为了给社员一天的劳作做一个定量的肯定，规定一天完成某项劳作的多少为一个工，一工十个分，所以叫工分，一般一个壮男劳力干一天不很费力的活挣一个工。每天下工后，都要评工，评出的工分由记工员记到每人的工分本上，满半年和满一年后，凭工分进行分红，即根据生产队半年或一年的收成，把每人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而你一家半年或一年按规定可分得多少生活品（包括粮食、柴火等），折合成人民币扣除，如果还有余，可分得现金。高级社及人民公社开始时，一个工分可折合到一元多人民币，



聊

聊

而

已

后来越来越差，最差的年份一个工只折合到0.09元人民币，当然那时晒干筛净的稻谷也只要0.13~0.15元一斤。我母亲是女劳力，一天只能挣到0.8~0.9个工，核算一下，一家四口，吃穿行用，柴米油盐（茶、酱就省了），还有我们上学，母亲那点工分难以维持生计，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可我母亲十分勤劳，她不仅种好自留地，经常有瓜果蔬菜出来，以代粮充饥，而且开垦了不少无人肯要的路边田边的一些零星小地块，种菜种豆。这些不仅保证了我们不挨饿，而且还有余，可惜那时不让出卖豆菜（出卖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遭批斗的），否则还能赚点儿油盐钱，所以，吃不了的豆菜我们就送给和我们比较友好的邻居。尤其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虽然补丁加补丁，但是干干净净，就连我们穿的袜子，也是补得利利索索，袜子由于补丁多，穿在脚上总有点硌脚，我不喜欢穿，我母亲就挑选好一些的绒布，用细线仔细地缝补，尽可能地补得平整柔软。

转眼到了1956年，我也6岁了，春节一过，和我一起玩儿的小朋友都在酝酿上学读书的事情，几个家中条件比较好的小朋友都已报了名。我也要上，但我母亲对我说，你还小，明年再上。按规定，6岁确实还不到上学年龄，但云林小学（是以元末明初的大画家倪云林的名字命名的，就在我村上）开办了半年级，实际就是现在的学前班。我想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都可以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我知道并不是我年龄小，而是家中困难，一时拿不出钱来供我上学。但我从小根植在大脑中的“没本事，被人欺”的思想根深蒂固，“我要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来没有削弱过，更没有湮灭掉。此时，看到别人上学了，我头脑中的这种思想更加膨胀起来，不服气，不甘心，说什么也

得上学。我就和我母亲磨，我那里也不去，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磨了半天她对我说，那你和我一起到生产队长那里去借钱，借得到就上，借不到别怪我，明年上。我说，好。到了生产队长那里，我母亲还未开口，我抢着先说开了：“队长阿公，我要上学，我妈没有钱，您先借点我们，将来我一定还。”可能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队长爽快地答应了。我拿了借的钱，高高兴兴地报名上学了。

